

## 大盈山

## 编者寄语

《塞上江南的诗意解码》，既是对传统文学形式的创造性转化，亦是对地方文化记忆的深度重构。

《“槽盆”悠悠》，村子邻水而生，这里曾有一条船，一度是村民们唯一的出行工具，农人们给这条船起了一个很形象的名字——槽盆。曾经在江南的古村小住几日，村子邻水而生，枕着浣溪的柔波，唤作“渡头村”。

这里曾有一条船，乌篷木船，船身浸在水里的部分泛着深褐，像浸了百年的墨，露在外面的板壁被岁月磨得发亮，摸上去是温软的滑。船篷是老油布缝的，边角缀着青麻线，雨天能挡风细雨，天晴便卷起来，露出里面泛着黄的竹骨，像老人展开的皱纹里藏着的故事。

撑船的是陈老艄公，脸上的沟壑比浣溪的水纹还密，手上的老茧裹着竹篙的绿，一握便是大半辈子。那时渡头村没桥，这条船便是村民们唯一的脚。

天刚蒙蒙亮，陈老艄公就来解船绳，竹篙点在水底的青石板上，“笃”的一声，漾开一圈圈纹，便载着背着布囊的学子去对岸的学堂。

孩子们趴在船舷边，看小鱼追着船尾的浪，陈老艄公便笑，说“莫扒着边，小心掉下去喂鱼”，手里的桨却划得更慢，让孩子们多瞧两眼水里的晨光。

趁着赶集的日子，船里便挤得满满当当。李家娘子的竹篮里盛着新蒸的米糕，热气裹着甜香飘满船；王家大叔的背上驮着编好的竹筐，竹篾随着船板，“吱呀”响着和着船桨的“哗啦”声，成了渡头最热闹的调子。

陈老艄公不收钱，村民们便记着他的好，米糕会留一块给他，竹筐编好也会先送给他一个装杂物。听说，有回冬夜，村西的张阿婆发了急病，儿子披着蓑衣来叫船，陈老艄公披着棉袄就往外跑，寒风吹得船篷“啪嗒”响，把自己的棉袄裹在阿婆身上，桨划得飞快，溅起的水花冻成了冰碴，落在他的鬓角，像添了霜。

后来村里修了石桥，青石板铺得整整齐齐，能过牛车，能走行人。陈老艄公的船便泊在岸边，乌篷落了灰，竹篙生了斑。村民们路过时，还会指着船感慨一番。

陈老艄公也常来，坐在船头上看石桥上往来的人，看浣溪的水依旧流，只是船里的故事，像浸在水里的月光，虽不似从前亮，却依旧温暖着渡头村的岁月。

如今船还在，只是再没划过。但渡头村的人都记得，曾有一条船，载着晨光，载着米香，载着一村人的冷暖，摇了一年又一年，把日子摇得像老油布一样，旧却暖，淡却香。

## N 且听风吟

## 烽燧

□ 李世江

烽燧像一个老人  
站在高高的山尖上极目远望  
眼前不断变化的一切  
一个接一个  
新的输电线铁塔，以及  
转动大风扇的庞然大物  
闪着亮光的太阳能光伏板  
层层平整的梯田  
还有西大山下一个叫  
盐化工的新兴工业基地  
新建的电厂矗立起高高的塔体  
烽燧老人说  
就像做了个梦  
这辈子把一切都看到了

## 闽宁赞歌

□ 李蹄

告别昨日的风沙  
迎接新的曙光  
一座山与一条河相拥  
从南向北迁徙的人们  
穿梭在万亩绿色长廊  
踏上这片土地  
幸福像花儿一样开放  
努力奋斗的汗水  
酿出醉人的酒香  
陈香贺兰山巅  
漫溢黄河两岸

大棚里名目繁多的花木  
散发出沁人心脾的果香  
这里有铺天盖地的光伏板  
温暖的电流奔赴四面八方  
这里有洁白如玉的脆萝卜  
这里有郁郁葱葱的葡萄藤  
悬挂着香甜可口的紫珍珠  
这里有硕果累累的桃园  
这里有袅袅升起的炊烟

东西协作的生动实践  
创造了戈壁滩上的人间奇迹  
岩画上活灵活现的鱼儿  
沐浴在温暖的阳光里  
农田里漫润着黄河的甘冽  
日夜吟唱着大自然的歌谣  
花海中忙忙碌碌的小蜜蜂  
高空中自由自在的白鸽子  
一双双含情脉脉的眸子里  
映照着自己的第二个故乡

## 小宝茶话

## 品茶

□ 马浩

茶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是拉近人与自然的纽带，独居闹市之中，人便偏离了大自然，泡一杯茶，望着茶叶在水中慢慢地舒展开来，想着山中的茶树，不觉人就置换到青青茶园之中，就这么，人与自然就亲近了起来。

人们喜欢茶，植物新鲜的叶片，还有各色的花等等，似乎都可以被制作成茶，让舌尖去感受大自然的无私馈赠，为生活增添一份天然趣味。

深山中，生有野茶树，老农进山，口渴了，便采集野茶树的叶子，用陶罐接山泉水，石块垒灶，山中干柴到处都是，捡来一捆，生火煮水，水烧开了，端下陶罐，把采来的野茶叶放在余烬的火上翻烤，之后，捡拾到手中揉搓成团，用山泉水冲洗干净，放入陶罐里，再把陶罐放到灶上，加火煎茶，茶叶在沸水中翻滚着，茶香随着水雾氤氲开来，让人神清气爽，熄灭柴火，余烬中挑几节火炭放入茶水中，让火炭吸附茶水中的有毒物质，生活的经验远比科学更先知，那时，老农根本不知道活性炭这回事，经验却告诉了他们。

茶水煮好了，倒入碗中，第一碗茶，老农是不喝的，洒在山地上，以散天地，倒上第二碗，喝之前，依然要倒掉一点，敬先人，这些完成之后，自己才开始痛饮。

茶是大自然给人类的大礼，柳叶、石榴叶、桑芽、竹叶、银杏叶、菊花、玫瑰花等等，都可以制作成茶。

儿时，院中有棵石榴树，夏日里，奶奶都会用石榴叶泡茶给我们喝，说是去火，那时，小孩子在外边疯玩，基本上是赤着脚的，夏日阳光烈，地都是烫烫的，每天光着脚在路上跑，久而久之，人就会上火，通常表现在眼睛上，眼红目赤，大自然真的是奇妙，每一物种的存在，似乎都大有深意，就像夏日的石榴叶，用它泡茶可以去火。

石榴叶泡茶，茶汤橘黄，入口有清香，不像柳叶泡的茶，微苦，石榴叶茶，好看又好喝，讨小孩子喜欢，秋日的菊花茶在水中缓缓绽放，金黄夺目，即便不喝，留着观看，也十分赏心。

家乡是银杏的产地，银杏茶成了家乡的土特产，银杏叶中富含银杏酮，常饮银杏茶对心血管大有裨益，银杏茶用8月份的银杏叶炒制而成，茶汤金黄明亮，银杏茶，有着活化石的美誉，银杏茶，在茶家族中，应该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。

在我们这个有着古老文明传承的国度里，似乎什么都可以当茶，姜片可以泡姜茶，在云贵川湘一带，把炒制的小粮食与茶叶一起，用木棒擂，俗称擂茶，可以充饥，无独有偶，家乡有种早点，叫油茶。

其实，茶从出现的那天起，它的内涵就被人充分地拓展、发挥，有时，不仅仅是为生津止渴。

人走茶凉，茶凉了，人心也冷了，说的是世异时移，人心的变化。以茶代酒，表达了朋友间不拘形式的内心认同。

盖碗茶，以茶为名，释放着天人合一的人文思想，盖为天，托为地，碗为人。喝盖碗茶，似乎是在品尝厚重悠远的味道。

过去，有客来访，要上茶待宾，事情谈完了，主人端起茶来让客人喝，这个动作，其实是礼貌地暗示客人可以走了，这便是端茶送客。

茶，上茶，上好茶的典故，很有趣。

## N 百姓纪事

上世纪八十年代初，我度过了美好的童年时光。当时生活在乡村，物质相对匮乏，但我的童年依旧充满欢乐。在田野疯跑，与伙伴追逐嬉戏，上房揭瓦，下河摸鱼，拉弹弓打鸟，爬树捉雀等等，玩得不亦乐乎！其中有一种“打土仗”的孩童游戏，虽然有点野蛮暴力，但却让我记忆犹新，难以忘怀。

也许因为童年常常看打仗战斗的电影，也许因为乡村之间的固有的领土观念，也许因为男孩们有好斗的本性，也许因为家长们都对乡村孩童疏于管理，我们与邻村孩童常常“打土仗”。所谓“打土仗”有别于械斗，而是两群孩童站在较远距离，互相用小土块扔，直至打退对方。

我们和邻村隔着一个打谷场，孩子们常常到那里玩耍。不知何时，两个村的孩子有了嫌隙。于是以打谷场为界，东西两村孩童相互约束，不准越雷池一步。如果有外村孩子越界，便被视为挑衅，甚至会引来一番对抗——“打土仗”。

那时我们几个善于奔跑的孩子充当着“侦查员”的角色，常常到打谷场附近观察敌情。一有风吹草动，便立即到村中联络大小孩童。我们会一路小跑，窜到各家各户，拍门叫嚷伙伴姓名。“建设，扩社，明利，赶快出来集合，‘西村’人侵了！”我们大声急切地呼喊，生怕他们耽搁，误了绝好战机。大大小小的孩童们都极其好胜，很快从家里跑出来快速集合。在几个半大小子的带领下，喊着口号，浩浩荡荡开赴战场。

到了打谷场附近，我们喊话，让他们撤出我们的领地。“西村”孩童在远处嘻嘻哈哈，对我们的指责毫不理会。对峙了一会儿，双方捡起小土块，扔向对方。大家都很机灵，都有自己的防弹方法。有的在头上扣着脸盆，有的躲在破墙后，有的拿着木板，有的腾挪躲闪……一会儿是我们追着“西村”孩童跑，一会儿是“西村”孩童追着我们跑，其实被土块击中的概率并不大，因为距离相对较远。当然偶尔也有被击中的时候，也只是感觉痛一下。

“打土仗”让同村孩童紧密团结在一起，主动承担起各种角色，有的成了“指挥官”，有的成了勇猛的“战士”，有的成了“后勤补给”，有的成了“通信兵”，有的成了“宣传员”……战斗互有胜负，打谷场上的孩童如潮水一般涌来涌去。有时，我们在战场上捉到“俘虏”，得意地将他们带回，等着对方派出代表进行“和平谈判”。“谈判代表”如约而来，与我们进行交涉，有时是互换俘虏，有时约定几日不到打谷场来玩，有时是重新划定两村分界线等等。经过双方商谈，“打土仗”暂时宣告结束，和平重新到来。常常进行“打土仗”，两村的孩童彼此增进了了解，后来长大上学时，很多人成为好朋友。

“打土仗”是乡间孩子们创造出来的一种战斗游戏，调剂、丰富了我们的单调生活，让我们收获到很多欢乐。一晃数年过去了，孩童时代“打土仗”的情景还历历在目，不由令人发会会心的微笑。

## N 岁月

塞上江南的诗意解码  
——浅评《塞上江南·中卫赋》

□ 李建平

《塞上江南·中卫赋》是一篇以传统赋体书写当代地域文化的作品，以中卫市三区县为经纬，在骈俪铺陈的古典框架中，呈现历史纵深，尝试对地方文化记忆进行重构。本文从文体创新、结构张力、文化肌理及价值启示等方面，探讨这部作品的文学价值与社会意义。

## 古典形式中的当代突围

赋体自汉代鼎盛以来，始终以“铺采摛文，体物写志”为内核。《中卫赋》作者王文借用赋的骈俪框架，将高铁、光伏、云计算等现代符号与秦汉长城、丝路上的驼铃、黄河古渡等古典意象并置。例如“沙坡鸣钟，奇景无双”与“高铁横贯，巨龙腾飞”的对照，保留赋体对仗工整的语言美学。

在结构上，采用“总分总”的经典架构，以“塞上江南，古邑中卫”八字破题，勾画中卫的地理坐

标与历史定位；继而分述沙坡头、中宁、海原三地，从古迹遗存到乡村振兴，从硒砂瓜田到数据云端，层层铺陈；以对未来的展望收束全篇，形成闭环式的空间叙事。这种严谨布局，暗合汉赋传统，通过“游观”视角的转换，将地理空间转化为审美对象，避免传统大赋常见的物象堆砌之弊。

## 诗意编码下的文化深描

《中卫赋》，写黄河“九曲回环，奔流不息”，绘沙漠“黄沙漫漫，浩瀚无垠”，状古柳“根深叶茂，冠盖如伞”。赋予景物以视觉冲击力，暗含人文隐喻——如“荫庇四方之民”的古槐，实为地域文化生生不息的象征。同时，尝试将方志的纪实性与赋体的文学性熔于一炉；对“麦草方格”治沙技术的白描，与“砾石为食，硒砂作乳”的神话想象交织。

在内容层面，从沙坡头区唐宋属地的历史沿

革，到海原县戎狄游牧的早期记忆；从黄羊鞭的民俗狂欢，到中宁枸杞的物产丰饶，以人类学“深描”的笔法，将地域文化分解为物产、技艺、民俗等符号单元。尤其对“硒砂瓜”的刻画——“瓤色胜珊瑚映日”，遵循方志的写实传统，通过文学提纯，将普通物产转化为承载集体记忆的文化意象。

## 历史地层与时代图景的叠印

《中卫赋》以黄河为轴线，串联起“秦汉长城”“光伏电站”等时空地标，例如对沙坡头区的书写，从“唐属灵州”的往事追忆，到“沙漠光伏”的当代实践，时空跨度千年，却通过“治沙”这一主题形成勾连——古代驼队与高铁列车并驰于沙海，岩画图腾与数据代码共生云端。

作品对“边缘与中心”的重新诠释较为中肯，通过强调中卫“丝路通衢”“民族交融”的历史地

位，重构其文化主体性。文中“羊皮筏子”与“沙坡头机场”的意象并置，是传统与现代的隐喻性对话。

## 传统与现代的张力之间

当大漠孤烟与数据流辉映于同一页墨色中，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座城市的自传，更是传统文脉重返当代生活的生动实践。尽管该作亮点多多，但仍存在可商榷之处。

其一，全景式书写虽显宏大，但密集的排比与物象铺陈，偶显滞重，削弱了文本的呼吸感；其二，对“高铁”“云计算”等现代符号的刻画，多停留于表象赞美，未能深入探讨技术文明与地域文化的内在关联，这些局限，恰恰折射出地方文化书写的普遍困境——如何在文学想象与历史真实、古典形式与现代经验之间保持微妙平衡？

正如沙粒历经千年风蚀，终在麦草方格的固守中，孕育出一片新的绿洲。文化的生命力，不在于固守传统的形骸，而在于古今对话中迸发的创造性火花。在乡村全面振兴与文化自信的语境下，地方文化的文学转化，更需要创作者兼具方志学者的严谨、诗人的敏感以及文化学者的视野。

作者简介：李建平，宁夏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，中卫市文艺评论家协会秘书长



水仙

朱屺瞻

## N 足迹

面朝浑江，气势磅礴；侧临溪泉，如梦如幻。米仓沟邻水而生，这里曾有一条船，一度是村民们唯一的出行工具，农人们给这条船起了一个很形象的名字——槽盆。因其外形线条粗糙，内部结构简单，远看似牛槽，近看像木盆，故而得名。

槽盆的主人是我二姨的公公，乡里乡亲都叫他“老姜头”，他的家就在浑江之畔。每一年的夏天，我都会千里迢迢地来到二姨家度暑假，二姨告诉我：如果在江边没有看到老姜头的身影，就冲着江面大声呼喊：“老姜头，摆槽子了。”当声音被崖壁弹回与原声重合，整个村子里的人都能听得到。

我至今仍记得，最后一次坐老姜头摆槽盆过江的情景，也真正地体会到了扁舟如叶的无助与悲凉。

突如其来的一场暴雨，让浑江水位上涨，我的归家之途变得更加艰难。待雨停之后，我跟随着老姜头和二姨一起来到浑江岸边，眼前的浑江水不再温顺得如绵羊，而是一只野兽，所到之处一片狼藉。老姜头嘴里叼着烟斗，瞥了一眼上游，又望了望对岸，仿佛他的眼睛就是尺子，能够丈量出梦想与现实之间究竟有多远？眼神里流露出坚毅的目光，像极了一位身经百战的老将军。

他用鞋底敲了敲还未抽完的烟斗，把烟杆别在后腰上，挽起裤腿，走入水中，双手解开缆绳，将槽盆拖到岸边。冲着我喊道：“上槽盆！”二姨怕我弄湿了鞋子将我抱上了槽盆。坐稳后，老姜头推着槽盆向江水里走了几步，再纵身一跃帅气地跳上了槽盆。

俗话说，顺水推舟，老姜头划着桨贴着岸边逆流而上。当槽盆逆行至上游很远的地方，才匀速地转舵横穿江中心而去。湍急的江水与槽盆之间不断地摩擦碰撞，激起层层的浪花，再重重地落在槽盆里。二姨眼疾手快地拿起事先准备好的葫芦瓢，将落到槽盆里的水一下接着一下地舀出去，她的动作行云流水，看不出一丝慌乱。

荀子曰：“水能载舟，亦能覆舟。”但是《孙子兵法》有言：“知已知彼，百战不殆。”在江面上我找不到任何静止的参照物，来验证槽盆并不是如我所看到那样一味地随波逐流。当我眷恋地回望出发时的岸口，才恍然大悟，原来槽盆上演了一场“劲草斗疾风”的赞歌！

时代的发展进步，也让浑江两岸的农人乘上了这趟高速列车。一艘艘现代化的豪华邮轮在浑江上披荆斩浪，贯穿于山野间的柏油马路一直延伸到了二姨的家门口，槽盆不再是村民们出行唯一的交通工具。

记得在《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》这本书里有一句名言：“历史的进程犹如长河，走过一段美丽的风景，就再也回不去了。”值得庆幸的是，二姨并未将槽盆大卸八块地扔进灶坑里化成一缕炊烟，而是将它留在了浑江岸边，既是为了怀念当年的荣耀，亦可缅怀老姜头。